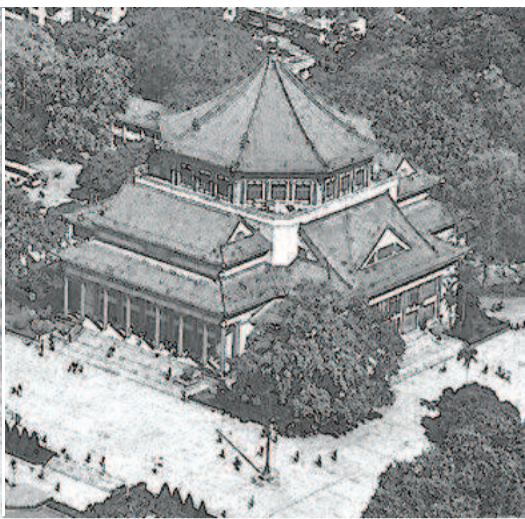




亨利·墨菲的北平燕京大学礼堂设计方案,1921



吕彦直与他的广州中山纪念堂设计方案,1926



礼堂不仅为图中全校最高建筑，亦是占地面积最大之建筑。不宁唯是，也是等级最高者，因其设有台基，而其他建筑均无。与燕园现状相较：现办公楼为燕园等级最高，有须弥座，而其他建筑多无此制。

唯一被水环抱的主要建筑

墨菲事务所绘制的这张鸟瞰图十分规范细致，虽然仍是选址未敲定的“前前前期”方案设计，但对尺度和意图的表达到都很明确。图中礼堂在校园内的区位清晰体现出如下特点：

- 其一，三面环水；
- 其二，高树遮掩；
- 其三，轴线交汇。

三面环水显然是有意为之——水在这里拐了几道弯才形成这种折线，而本不必如此。我个人非常喜爱其三面环水的设计。甚至，如果可以使其四面环水，情况更好。

在墨菲事务所的这个方案中，礼堂是唯一被水环抱的主要建筑，整个学校的师生几乎都需要通过桥才能到达。这与典型的礼堂不太相似，而颇让我们联想到一些传统的神圣场所，例如福州的金山寺、斋普尔的水之宫（Jal Mahal）、拉萨的措吉颇章，或者广岛的严岛神社，乃至国子监的辟雍大殿。

水把一片区域划为两岸，从而割成此岸与彼岸。拱桥的高低起伏创造了一种仪式性的路径：先上登再下沉，终于升堂入室，从一个世俗而连绵的此岸，进入一个内聚的、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彼岸。这种水陆两界、此岸彼岸的神圣空间并不限于东方，在《创世纪》中就有这样的描写，即鸿蒙之初上帝运行在水面之上，这种说法恐怕多多少少启发了那些建立在海岛或半岛上的修道院（爱尔兰迈克尔岛修道院、希腊圣山修道院），而礼堂恰恰也类似于“浮于水上”。四河环抱伊甸园也是很著名的描写，即2:10“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但对于这一点，反而伊斯兰教世界的花园（Jannat）非常明确地加以表现，例如格拉纳达的建筑师之园（Generalife）中四水环抱交汇的平面布局。

水在现代建筑中最常见的

（下转14版）➔

◀（上接12版）

的。墨菲事务所当时有三位合伙人，即图纸上标注出的Murphy, McGill 和 Hamlin, 事务所中又有大量实习生及员工 (Tatum, Laura. *Guide to the Henry Killam Murphy Papers.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Retrieved 18 December 2014*). 这个方案的规模之大，在墨菲的作品中几可谓前所未有。同时，因其需要筹款、需要不断相地而做改变，对时效性的要求极高。即使在今天，处理这么一个面积近30000平米（据图测算），单体建筑多达55幢之多的建筑群，基本上仍是绝无可能仅由一人之手完成的。整个方案中的不少建筑、景观，以及概预算等工作，估计少不了其合伙人、员工和实习生的参与。

笔者认为图中的礼堂有可能是时在墨菲事务所实习的吕彦直作品。首先，礼堂与吕彦直1927年的作品中山纪念堂相似程度极高。除体量更大而更扁平，东西侧和南北侧呈现出差异外，纪念堂和礼堂的造型基本是完全一致的，就连屋面曲线都如出一辙。然而，1928年起，墨菲就受聘于南京政府，为建筑顾问，主持制定1929年首都计划，与1926年起监理自己所设计的南京中山陵的吕彦直均长期往来于南京，两人曾为师徒关系，之后也并未中断来往，在1929年师生二人还曾因对南京的规划问题不合发生过笔墨官司（德文：《浅议吕彦直与墨菲就当年南京政府中心选址和构思之辩》，《北京规划建设》，2008年第4期，第106—108页）。如此重要的建筑，如果真的如一些前辈学者判断、是墨菲的手笔，那么吕彦直以个人名义，挪用墨菲的作品、稍加改动，去参加当时国内最重要的招标

并且中标，而且当时墨菲还和吕彦直有争锋，墨菲怎么可能不在公开文章中正面抨击吕为“抄袭”？

吕自康奈尔大学毕业并加入墨菲事务所实习的时间，和这种建筑形式首次出现在墨菲事务所作品中的时间，完全吻合。赖德霖先生既已指出：墨菲事务所在1918年设计的福建协和大学小教堂是较早采用这一形式，即将希腊十字平面的穹顶改变为攒尖顶的例子（赖德霖：《民国礼制建筑与中山纪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页）。案吕先生于1918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建筑系，又有云，吕已于毕业前后入墨菲事务所实习，则吕之加入事务所当不晚于1918年，和这个形式首次在墨菲事务所作品中出现的时间完全吻合。从时间上计算，墨菲在1910年代每一个方案平均所花时间当不长于1年。据方雪的文章，1914—1921年，仅在中国，墨菲事务所就完成了11个项目，不计同时进行，则平均每个项目耗时七个半月，因而在容差范围内（方雪：《墨菲在近代中国的建筑活动》，清华大学2010年）。

况且，因为家庭出身背景和个人经历，吕彦直非常熟悉清朝的皇家建筑，而清代官式建筑中若干设计精巧的亭阁，很有可能是这一建筑形式的原型之一。

尽管如此，我们目前还仍没有能说明这一单体建筑出自吕彦直或墨菲或其他任何一人之手的直接证据，因此，本文只是认为其疑为吕彦直的作品，而在分析中仍将尽量就建筑作品本身而不是建筑师来进行赏析和探讨。

不过，如孔子所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因为对建筑设计者和设计背景的不明朗，我们的观察一定是片面的。但我

们大可以悬想，如果吕彦直真的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到了燕园建筑群的设计中，这会是怎样一番光景？

礼堂在原规划中是等级最高的建筑

先从这张1921年12月版的鸟瞰图上看礼堂所在的环境。

礼堂位于西门—办公楼（图中标注为“行政楼兼图书馆” Library & Administration）—第一体育馆（图中标注为“青年会兼体育馆” Y.M.C.A & Gymnasium）连成的东西中轴线中心，与现在岛亭的位置基本一致。同时，礼堂又位于今“德才均备斋”（当时设计为男生宿舍兼餐厅）—女体育场（今二体体育场）—女体育馆（今二体）组成的南北中轴线中心。可见，在当时，礼堂位处两条轴线垂直交汇处，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

礼堂东、北、西三面环水，是建立在一个半岛而不是湖心岛上，岛上也没有山，与现状不同。在当时，以司徒雷登为首的筹建方仍处在募募准备购地迁校的阶段。从该册前文中可以看出，委托方仅仅确定了校址选择在西直门外至颐和园的路上，但还没有收购淑春、朗润、鸣鹤、镜春诸园并定址于此。

因此，整个规划完全是以一片平原（农田）地块为基础设计的。鸟瞰图中，校园地势一平无陂，没有山坡；景观设计几何性很强，安排的水池也呈矩形，仅添加了少数曲折、流水作为修饰，是明显的18世纪英式风景园式样（这可能也有迎合投资人审美的意图），园林的复杂度与美感均不及现

状远甚。

礼堂西侧，沿中轴线，先经桥过河，之后首先为九开间附南北耳房的行政楼兼图书馆，与今日情况同。唯其基座上开拱券门，故自西门来往于礼堂不必穿过行政楼，只需过拱门东入即可。行政楼前为带中央休息平台、东南北三面以拱桥贯通的方池，即今天华表位置。池前为南北并列的会议厅（Assembly Hall）和博物馆（Museum），为今日所无。再前即西门。西门外明确为颐和园路，唯具体路段不确定。

礼堂东侧，隔湖与一湖心岛相望，岛上有亭，形制及规模均与今日岛亭大相径庭。湖心岛东望为一亲水平台，登岸，为体育场，体育场以东为教会兼体育馆。

礼堂南侧为小树林，图中所见，以针叶常青树为主，略有起伏、曲折；稍置假山、石块而水平低劣。中有小路沿南北轴线贯穿小树林。

礼堂北侧，经桥过河，进入今“德才均备斋”的男生宿舍区。

礼堂西北侧，经桥过河，进入“大讲堂”院落（未建成。Recitation Hall，今民主楼、赛克勒博物馆等）。

礼堂西南侧，经桥过河，进入理化楼（Chemistry & Physics）、农林楼（Agriculture & Forestry）、生地楼（Biology & Geology）。与现状除学科设置不同外基本一致。

上述两条通道并无意义，恐怕是欧美放射状道路传统的遗风，与传统建筑式样及园林环境并不协调。

礼堂有亚字曲尺形台基，东、西、南、北各设七级台阶，估其高，约在1.5米上下。唯东面接近行政楼（今办公楼）阶上平台特为宽阔，图上绘制了不少配景人，当为礼堂主入口。相应推断该礼堂坐西朝东，祭台在西侧。